



夏雨清凉

□ 张修东

热浪躁动的夏夜，最难得，一记闷雷抛向大地，一道闪电撕破夜幕，接着，缕缕凉风借势撒泼，夏雨踩着鼓点，如约而至，激情上演一场天地间的交响曲。

夏雨清凉，我站在阳台上，任凭雨丝抚慰脸庞，与室外金戈铁马的“厮杀”呼应。

心随境转，共雨而眠。夏日的雨夜，潮湿澄净，那是已经久远的流年记忆。翻找时光碎片，老家的夏雨，总来得有点突然。晚饭后一家人坐在高大的梧桐树下乘凉，几滴水珠滴在胳膊上，晶莹剔透，冰凉冰凉的。

雨滴渐密，来不及将凉席拖到屋内，豆大的雨点已经把天井覆盖。站在房内，看风卷枯叶，听雨打窗棂，观雨水在天井回旋游逛，一派羁马难安。铺洒农家院每个角落的这个雨夜，倦意来袭，点滴到天明，与夏雨陪伴共眠，做一个心底澄清的美梦。

年少时，撑一把大伞，穿一双父亲从矿山带回来的矿靴，在雨中的胡同道显摆，生

怕引不来小朋友羡慕的目光。在镇上读书，最担心雨夜。雨水浸透了鞋子，鞋里灌满了泥水，那种滋味，只有亲身体试过才有发言权。最难忘做矿工三班倒时的雨夜，尤其是下了中班已近零时，夏雨突袭，年轻的我们骑车疾驰，身上的衣服被淋得湿乎乎，黏在身上。

最惬意的是在家听雨。细雨如筛，浙沥匀称，那是它对大地的问候；大雨滂沱，淋漓尽兴，那是它对大地的灌溉。下雨让休班的夜晚变得有趣，因为可以尽享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”的畅快。“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”试想，躺在随波逐流的船上，有个好梦抵达，展眼之际，已是满天星河，该是怎样的意境。

夏日的雨夜，蝉儿蛙儿也没了声响，静心听雨。雨点一阵紧似一阵，敲击着世间万物，让这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来一个改头换面。

滴滴答答，叮叮咚咚，恍惚中，我仿佛又穿上了高筒雨靴，撑起了那把雨伞。



盛夏午饭

□ 石毅

每年盛夏，看到那些阳光下劳作、厨房里烧饭、挥汗如雨的妇女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。

酷热难耐，中午做饭更是苦差。母亲头裹毛巾，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。她顾不上休息，系好围裙，怀抱一个肥胖的青冬瓜，鼓鼓囊囊的围兜露出两个青红尖椒，那是她刚从自家的小菜园摘的。辣椒是父亲一辈子离不开的美味。

母亲放下冬瓜，掏出兜里的辣椒，从鸡窝里拿几个草鸡蛋，然后开始切菜。饥饿的钢刀急切地亲近着砧板上泼辣的尖椒，节奏铿锵，酣畅淋漓。切完辣椒剖冬瓜，无暇的玉片挨挨挤挤连成一排，流淌着琼浆玉液。

母亲点燃麦草，油在铁锅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她把尖椒倒进油锅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像暴雨骤降，更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。她挥舞着锅铲，不停翻动着油锅里的辣椒，辣味满屋乱窜。“咳咳咳……”母亲忍不住咳嗽起来，我也跟着咳嗽起来。她没有停下，迅速地把事先搅拌好的鸡蛋娴熟地绕锅一圈浇在辣椒上，然后连续翻炒。屋里又多了一份诱人的香味。母亲一边炒，一边咳嗽，她的脸憋得通红，额头、面颊汗如泉涌……等菜炒好，母亲全身已湿透。她钻出屋，我拉过一个小木凳放到她身后，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给她送去阵阵凉风。

等大哥、二哥和父亲回到家，母亲已经把饭盛好，冬瓜汤也被端上了桌。那盘尖椒炒鸡蛋，青红黄，色彩鲜明，香辣扑鼻，让人直咽口水。屋里太热，我们端着冬瓜汤泡饭，各自找树荫去了。父亲手摇芭蕉扇，逍遥地抿着酒……

我师范毕业那年，家里买了吊扇、冰箱，日子比以前好许多。夏天做午饭，再也不遭那份罪了，但母亲没等到这一天。那个秋天母亲剖完黄豆，做了晚饭，晚上洗澡着凉，夜里哮喘复发，大哥送她去医院的途中就走了……

在那个苦夏，一顿普通的午饭，母亲却要付出河流一样的汗水。每一滴晶莹的汗水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母爱，每一份沉甸甸的母爱都化成一缕缕思念在我的心里流淌成河……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北刘村探古

□ 仇绪芳

坐落在淄河西岸、卧虎山下的北刘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。4000多年前，这里就是人类先祖的聚居地。《临淄区志》载，北刘村西南200余米处的崔碾有一处龙山文化遗址，村东有春秋遗址和战国遗址。

这里有许多让人痴迷深思的遗迹，也有许多美好与悲壮的传说故事，白马寺、炉姑庙、崔家老宅、常家祠堂、真武庙……崔家楼虽说现在成了断壁残垣，依然给人无限遐想。

位于北刘村西南的崔家前街，街北面有一片青砖砌墙、鱼鳞黑瓦覆顶的古老宅院，人称崔家宅，2010年成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，石碑上“北刘征村民居建筑群”几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。

古宅历经数百年的风雨，只剩了断壁残垣，而大门前的上马石和光溜溜的石板路，却在向人们展露着曾经的辉煌。大街由青石板铺就，大街北侧，有西、中、东三座古楼遗址。以古楼为主，形成大片古住宅群落。此处宅院是一楼三厅，东西厢房，五进院落。楼前两进厅房，呈四合院形式，第三进是主楼，楼的后面又是两进院落，房子都是木结构框架，门窗全部是木雕雕花做成。前后九门对直，龙脊飞檐，画栋雕梁，方砖铺地。楼前有月台，院内甬路用河卵石铺成莲花、菊花、牡丹状的各种图案，天井两侧置石桌、鱼缸、荷花池、太湖石、石榴、文冠等花木绿荫浓郁。古朴中透出奢华，清雅中不失富贵。从其建筑形制和规模上，可想

见当年的庄严与辉煌。加上那些民间传说的演绎，更使崔家老宅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。

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西面的建筑群落。传说原来是明朝皇亲马衡的老宅。1941年，原抗日益都县二大队在这里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惨烈悲壮的血战。日伪军出动数百人，日夜围攻以崔家楼为依托的我抗日县大队阵地。以大队长杨敬坤为首的抗日战士，用落后的武器与敌人拼杀，日伪军伤亡数十人，其中击毙日军指挥官一名，并缴获其指挥刀一把（该刀现存于淄博市博物馆）。损兵折将的日本人恼羞成怒，调来援兵和大炮，古楼被日军炮火炸毁，我益都第二县大队大队长杨敬坤和30多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日军放火烧房，崔家楼成为一片火海。冯毅之同志《抗战日记》中提及此役。崔家楼战斗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。

这里虽处于山区，但淄河西岸的冲击性小平原，有良田数千亩，气候宜人。西来的小河经村南折向东北入淄河。河中，碧水悠悠，蓼红蒲绿，柳浪鸟鸣。马家经几代人的经营，到马衡这一代已有良田上千亩，房屋数十间，沿淄河两岸还有大片草场。传说其家中养着99匹良马和上万只鸽子。每天到麻湾饮马时，马群就会成为100匹，回家后再数还是99匹。饲马的家人感到奇怪，就给每匹马尾巴系上红绸条。再去饮马时，发现多了一匹黄色的马驹。马夫急忙上前捉拿，一把抓下了一只马耳朵，

马驹一闪不见了。再看手中的马耳朵，却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。人说那就是当地名山“金山”里的金马驹。

北刘村有一座真武庙，据说与传奇英雄常浩勇有关。常浩勇侠肝义胆抗霸护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。

北刘村东，淄河西岸土地广袤富饶，种了大片高粱。南仇村唐武举仗仗势力，要霸占此地，派人来通知庄长，如十天内到南仇谈卖地，唐老爷可给高价；否则，低价收购。这无异于明抢豪夺，哪是买地？可是，在唐武举的淫威下，谁敢出头说个不字？九天过去了，无计可施的人们只有唉声叹气。这时常浩勇自告奋勇，要代表全村前往南仇谈判。

庄稼汉子常浩勇，中等身材，长年累月的庄稼活让他练出了一身疙瘩肉。性格沉稳，粗通文墨，做事机敏有胆识。第二天早饭后，常浩勇牵着小青驴出村，见大批民众聚集在村头给他送行。众人肃穆庄严，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气氛。

常浩勇单人独骑来到南仇南门朱雀门，有家丁将其领到唐府二楼客厅，与唐武举寒暄后，在八仙桌旁分宾主落座。四个家丁手持钢刀，分列两边，寒气逼人。

常浩勇看那唐武举，50岁左右年纪，人高马大，浓眉大眼，一脸络腮胡子。酒过三巡，唐武举突然站起身，倏地拔出一把匕首，就碗中挑起一块肥肉，二目圆睁，咄咄逼人：“在下敬常兄肥肉一块，请张口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刀已到嘴

边。常浩勇不躲不闪，一闭嘴，“咯噔”一声，将匕首紧紧咬住，后面露微笑，轻轻拨开唐武举的手，自己抽出匕首。唐武举尴尬地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常浩勇细嚼慢咽吃下了那块肥肉。常浩勇起身，双手抱拳，朗声谢道：“谢武举老爷！”礼让中又是几杯酒下肚。常浩勇突然拿过匕首，挑起一块肥肉，正气凛然：“在下回敬唐老爷，请开口！”

唐武举大惊，忙喊“莫闹”，挥手让家丁退下。“常兄胆识过人，唐某早有所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虚。佩服！佩服！”唐武举伸出拇指，连声赞叹，百般奉承，并要与其义结金兰。常浩勇不卑不亢、不应不拒，只与他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。饭饱茶罢，唐武举只字未提买地之事。常浩勇得胜归来，全村沸腾，纷纷捐款，建起了真武庙。

我95岁的母亲至今常向我讲述她的母校白马寺小学。白马寺坐落在北刘村南，五四运动后提倡新文化、倡办新学，成立了白马寺高级完小。1932年，该校曾经建立边河地区第一个党支部。我母亲上到五年级的时候，发生了七七事变，学校于1938年1月被迫停办，校舍成了日军据点。

厚重的历史承载了太多的人间悲欢离合，尘封了一代又一代人曾经鲜活的故事。站在古老的崔家前街上，望着崔家老宅那断壁残垣和上马石、拴马桩，想说点什么，又感到什么都不必说。老宅旁那新盖的瓷砖贴壁高大敞亮的民居，正向我们展示着新农村的光辉前景。